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八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舟車所至霜露所隊莫不來王曰通道者王化流行至於無外其道自通非求通之以爲遠略也曰遂者紂在上周之化有所限惟克商故化遂行而道遂通也西旅底

貢厥獒貢其土之所有非以獒爲異而特貢也太
保卽作旅獒召公之意深矣武王固嘗歸馬放牛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至此豈爲珍禽奇獸所惑太
保所以勤勤致戒者恐武王於所已知已能輕忽
之心或生大抵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
不警戒此心必怠則歸馬放牛與納獒至相近惟
警戒日新則聖德日進無疆矣况創業之君苟有
一毫之失則非所以垂統於後其後世之君卽有
上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安得不戒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明王謹德旅獒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以明王能謹其德耳謹德者百聖心傳之妙堯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慄慄危懼皆謹德之工也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遠邇俱貢帝王一統之分也作貢制貢其義精詳遠人來享在所作所制之外者惟服食器用宗廟朝廷賓客所當用者則受之外此則不受蓋謂謹

德所以致其貢若因方物之至而納玩好之物則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謹德之意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非如秦皇以四海獨奉一身也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爲無差等之愛也凡遠方所貢方物王必分賜異姓之邦但昭德之致耳如成王賜肅謹矢于陳是也無替

厥服者使之因邦賜之義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
王度也寶玉則分于伯父叔父之國時庸展親親
之意如魯之寶玉大弓是也親疎之所以不同蓋
一視同仁之道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物故
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
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德不爲珍異所
易故桀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堯舜以是物

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聖賢之言體統具舉本末完備非如後世人臣諫一事止於一事言之無力聽之不切而意味亦短太僕欲言武王受釐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病必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或未必免狎侮之病病有粗有細有難見者有易

見者粗者不過回滯於物其理易見細者則下視
一世謂天下之事在我來則漫應之此爲難見狎
侮君子君子豈能爲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
然而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驅於君上之
威不得不從然心之所不服豈能盡其力哉不役
耳目百度惟貞人之一身心之官爲主內不能有
所主而徇其外則爲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貞
貞者虛心無物之謂也隋煬帝役於聲樂心止在
於聲樂漢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他無

不懈弛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本原宅於至正念
慮無一毫之失然後不爲耳目所役而百度自歸
于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卽狎侮之害也動侮人
之念者必謂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心之
發敬乎不敬乎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矣
志者氣之帥也玩物則志喪志通天地貫金石徹
古今苟玩於物安有所謂志盡私意耳志以道寧
言以道接此用工存養之地也志以道寧如孟子
所謂持其志之意以道寧者非外有所謂道卽所

謂勿助長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儻不以道接何以知其淫邪故於志言寧言言接道非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寧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天下之物有限人之精神亦有限不作於此則作於彼不貴於此則貴於彼無益既不作則必於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爲功也異物既不貴則

必於用物而加意用物者固足民之實也蓋志既以道寧言既以道接行其無事胸中純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當爲當捨各歸其分無益非勉強於不作異物非有意於不貴揆諸理既背遇諸心自不相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自古中國所以不能服遠者不過貪而已曹丕求明珠而孫權不服周穆求白狼白鹿而方物不至惟不寶遠物則識賢者之門庭趣味

乃可寶之眞者天下之理固消長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
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謹德矣苟健
而無息源泉混混不捨晝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
玩好之物何間可乘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細行精密體察之工夫也矜者矜持之矜不
矜者甚細終累者甚大不矜者在於行終累者在

於德必也一嘆一笑一動一作至纖至悉精體密
察蓋行之細者易於忽忽而放過則離心之本體
本體既離豈不爲大德之累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聖人之用力無有止時一簣之未至尤易以虧召
公之言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聖德復受
天命九夷八蠻皆來賓服王業巍巍如此可謂爲
山至於九仞矣然天下之事滿則必傾武王必常
保持此心當此之際一毫不察卽亢龍而有悔矣

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至於堯舜猶有不足之意當爲之事何時而已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非謂止少一簣加之而足愈爲而工夫愈有聖人之心常若一簣未盡蓋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觀允迪之語見聖賢之言非如後世姑言之而已謂信能行茲生民方獲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業人君萬化之原一毫不盡生民卽墜于塗炭卽非

所以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一人之所繫而體統之相關如此也以武王之聖召公作書猶警戒如此學者以眇然之身應方來之務可不服膺是訓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

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邇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天命所在壽夭短長皆有定數武王之疾周公聖人也豈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謂周公出於一時忠愛不暇顧理者非也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莫之爲而爲周公之聖誠意不已亦莫之爲而爲故其道並行而不